

墨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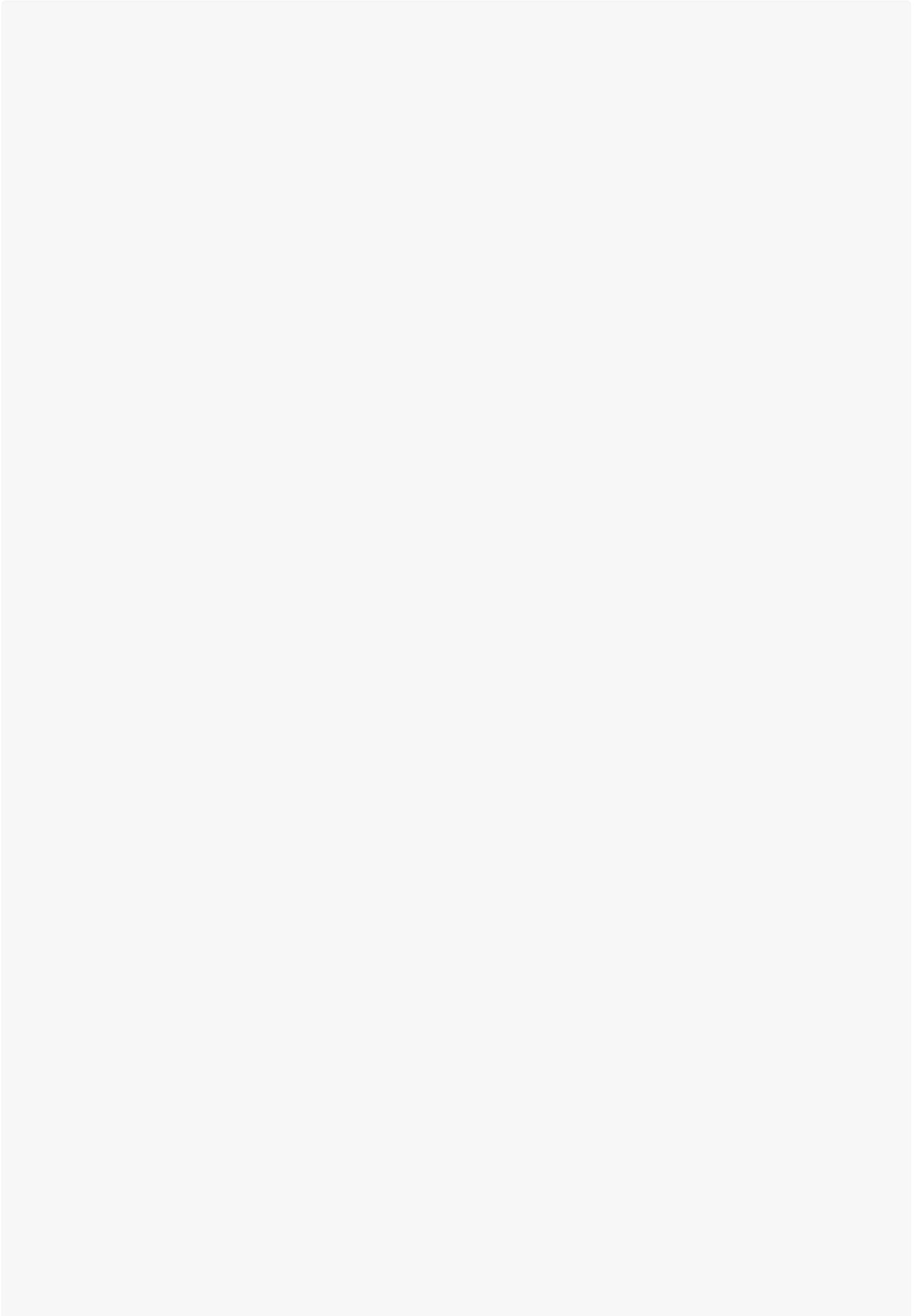
《墨子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，主要体现了墨家学派的思想。墨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家并立的显学之一，由墨子（墨翟）创立。墨子（约公元前470年—前391年），名翟，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鲁国人（一说...国人），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### 《墨子》的主要内容：《墨子》一书并非完全由墨子本人撰写，而是由墨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。全书现存53篇，内容涵盖了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逻辑、科技等多个领域。主要思想包括

墨子

目 录

- 1 目录
- 2 亲士
- 3 修身
- 4 所染
- 5 法仪
- 6 七患
- 7 辞过
- 8 三辩
- 9 尚贤(上)
- 10 尚贤(中)
- 11 尚贤(下)
- 12 尚同(上)
- 13 尚同(中)
- 14 尚同(下)
- 15 兼爱(上)
- 16 兼爱(中)
- 17 兼爱(下)
- 18 非攻(上)
- 19 非攻(中)
- 20 非攻(下)
- 21 节用(上)
- 22 节用(中)
- 23 节用(下)
- 24 节葬(下)
- 25 天志(上)
- 26 天志(中)
- 27 天志(下)
- 28 明鬼(下)
- 29 非乐(上)
- 30 非命(上)
- 31 非命(中)
- 32 非命(下)
- 33 非儒(下)
- 34 经(上)

- 35 经(下)
- 36 经说(上)
- 37 经说(下)
- 38 大取
- 39 小取
- 40 耕柱
- 41 贵义
- 42 公孟
- 43 鲁问
- 44 公输
- 45 备城门
- 46 备高临
- 47 备梯
- 48 备水
- 49 备突
- 50 备穴
- 51 备蛾傅
- 52 迎敌祠
- 53 旗帜
- 54 号令
- 55 杂守



2	亲士
3	修身
4	所染
5	法仪
6	七患
7	辞过
8	三辩
9	尚贤(上)
10	尚贤(中)
11	尚贤(下)
12	尚同(上)
13	尚同(中)
14	尚同(下)
15	兼爱(上)
16	兼爱(中)
17	兼爱(下)
18	非攻(上)
19	非攻(中)
20	非攻(下)
21	节用(上)
22	节用(中)
23	节用(下)
24	节葬(下)
25	天志(上)
26	天志(中)
27	天志(下)
28	明鬼(下)
29	非乐(上)
30	非命(上)
31	非命(中)
32	非命(下)
33	非儒(下)
34	经(上)
35	经(下)
36	经说(上)
37	经说(下)
38	大取
39	小取
40	耕柱
41	贵义
42	公孟
43	鲁问
44	公输
45	备城门
46	备高临
47	备梯
48	备水
49	备突
50	备穴
51	备蛾傅
52	迎敌祠
53	旗帜
54	号令
55	杂守

01章 亲士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；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；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；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。彼有自信者也。

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逼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谄谄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谄谄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吟，怨结于民心。谄谄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“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”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铍，铍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“太盛难守”也。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水之源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！

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〔土尧〕塉者其地不育。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解释

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君主应当重视贤士，并阐述了贤士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。以下是逐句翻译和解释：

1. **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**

翻译：进入一个国家而不重视贤士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。见到贤才却不急于任用，就会耽误君主的事业。没有贤才，国家就没有紧迫的事务；没有贤士，就没有人与君主共同谋划国事。轻视贤才、忘记贤士，而国家还能长久存在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解释：这里强调君主必须重视贤士，贤士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。如果不重视贤士，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。

2. **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；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；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**

民。

翻译：从前晋文公流亡国外，最终匡正了天下；齐桓公离开自己的国家，最终称霸诸侯；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的羞辱，最终成为中国贤明的君主。这三位君主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、取得成功，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国内经历挫折和耻辱后，最终崛起。最好的情况是不失败，其次是失败后能够有所成就，这就是善于利用民众的力量。

解释：这里通过历史典故说明，君主在经历挫折后，若能任用贤才，仍能取得成功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能否从中吸取教训，善用贤才。

3. **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；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。彼有自信者也。**

翻译：我听说：“不是没有安定的居所，而是我没有安定的心；不是没有足够的财富，而是我没有满足的心。”因此，君子总是对自己要求严格，而对他人宽容；普通人则对自己宽容，而对他人苛刻。君子在前进时不会因失败而动摇志向，内心会探究事物的本质；即使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，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。这是因为君子有自信。

解释：这里强调君子应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，并且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坚定的信念。君子之所以能如此，是因为他们有自信。

4. **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逼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谄谄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谄谄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吟，怨结于民心。谄谄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“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”**

翻译：因此，做那些困难的事情，必然能够得到自己所期望的；从未听说过做自己想要的，而能避免自己所厌恶的。因此，逼迫臣子会伤害君主，谄媚下属会伤害上级。君主必须有敢于直谏的臣子，上级必须有敢于直言的下属。讨论问题时，意见应该充分表达，而那些敷衍了事的人只会附和，这样国家才能长久保存。如果臣下只重视自己的爵位而不进言，近臣沉默，远臣叹息，怨恨就会在民众心中积累。谄媚之人在君主身边，好的建议被阻塞，国家就会陷入危险。夏桀和商纣不正是因为不任用天下的贤士，才导致自身被杀、国家灭亡吗？所以说：“归还国家的宝物，不如推荐贤才。”

解释：这里指出，君主应鼓励臣子直言进谏，避免谄媚之风。如果臣子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进言，国家将陷入危机。历史上有许多君主因不任用贤才而亡国，因此，推荐贤才比任何宝物都重要。

5. **今有五锥，此其铍，铍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“太盛难守”也。**

翻译：现在有五把锥子，最锋利的那把必然最先折断；有五把刀，最锋利的那把必然最先磨损。因此，甘甜的井水会最先枯竭，高大的树木会最先被砍伐，灵验的龟甲会最先被烧

灼，神异的蛇会最先被暴露。因此，比干被杀，是因为他敢于直谏；孟贲被杀，是因为他过于勇猛；西施被沉水，是因为她过于美丽；吴起被裂尸，是因为他过于能干。这些人，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长处，所以说“太盛难守”。

解释：这里通过比喻说明，过于突出的人往往容易招致灾祸。贤才虽然重要，但如果过于锋芒毕露，反而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

6. **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水之源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！**

翻译：因此，即使有贤明的君主，也不会喜欢没有功劳的臣子；即使有慈爱的父亲，也不会喜欢没有用处的儿子。因此，不能胜任其职位而占据那个位置的人，不是适合这个位置的人；不能胜任其爵位而享受俸禄的人，不是适合这个俸禄的主人。好的弓难以拉开，但可以射得高、射得深；好的马难以驾驭，但可以负重远行；好的贤才难以驱使，但可以使君主受到尊敬。因此，江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流入自己，所以才能变得宽广。圣人做事不推辞，不违背事物的规律，所以才能成为天下的栋梁。因此，江河的水，并非来自单一的水源；价值千金的裘衣，并非来自一只狐狸的皮毛。难道有只取同一种东西而不取其他东西的道理吗？这并非兼爱天下的王道！

解释：这里强调，君主应当任用有才能的人，而不是那些没有功劳的人。贤才虽然难以驾驭，但他们能够帮助君主成就大业。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的栋梁，是因为他们不推辞责任，并且能够顺应事物的规律。江河之所以宽广，是因为它不拒绝小溪的水；同样，君主应当广纳贤才，而不是只取同一种人。

7. **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〔土尧〕塉者其地不育。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**

翻译：因此，天地并不总是明亮，大水并不总是泛滥，大火并不总是燃烧，君主的德行并不总是高不可攀，这样才能成为千人之长。如果君主像箭一样直，像磨刀石一样平，就无法包容万物。因此，狭窄的溪流会很快干涸，浅薄的水流会很快枯竭，贫瘠的土地不会长出庄稼。君主的恩泽如果不从宫中流出，就无法惠及全国。

解释：这里指出，君主应当有包容心，不能过于刚直或苛刻。如果君主的恩泽只局限于宫中，就无法惠及全国，国家将无法长久繁荣。

总结：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君主应当重视贤士，任用有才能的人，并且要包容不同的意见。贤才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，君主如果不重视贤才，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。同时，君主应当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，并且鼓励臣子直言进谏，避免谄媚之风。贤才虽然难以驾驭，但他们能够帮助君主成就大业。君主应当广纳贤才，并且要有包容心，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
02章 修身

君子战虽有陈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求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暗，无务博闻。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，君子察迩，修身也。修身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

谮慝之言，无入之耳；批扞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之民，无所依矣。是故君子力事日强，愿欲日逾，设壮日盛。

君子之道也：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；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，无以竭爱，动于身者，无以竭恭，出于口者，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，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；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，遍物不博，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，末必几。雄而不修者，其后必惰。原浊者，流不清；行不信者，名必耗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。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。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与察在身，而情反其路者也。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；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解释

君子在战场上虽然讲究阵势，但勇气是其根本；在丧事上虽然讲究礼仪，但哀痛是其根本；士人虽然讲究学问，但行为是其根本。因此，如果根基不稳，就不要追求表面的繁荣；如果身边的人不亲近，就不要去追求远方的关系；如果亲戚不依附，就不要去追求外交；如果事情没有始终，就不要去追求多种事业；如果对事物没有深刻理解，就不要去追求广博的见识。所以，先王治理天下，必定先考察近处，再吸引远方的人，君子考察近处，是为了修身。修身，就是在受到诋毁时反思自己，这样怨恨就会减少，行为也会得到修正。

不要听信诽谤和恶意的言辞，不要说出伤害他人的话，心中不要存有伤害他人的念头，即使有喜欢诋毁他人的人，也无法找到依靠。因此，君子在做事上日益强大，愿望日益远大，志向日益坚定。

君子的原则是：贫穷时表现出廉洁，富有时表现出仁义，活着时表现出爱心，死去时表现出哀痛；这四种行为不能虚假，必须发自内心。心中藏有的爱，不能枯竭；行为表现出的恭敬，不能枯竭；口中说出的话，不能枯竭。这些美德遍布四肢，渗透肌肤，即使头发花白，头顶秃了，也不会放弃，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

意志不坚强的人，智慧不会通达；言语不诚实的人，行动不会果断。拥有财富却不能分享的人，不值得与他交朋友；坚守道义不坚定，对事物了解不广泛，分辨是非不清晰的人，不值得与他交往。根基不稳固的人，末节必然不牢固。强大但不修身的人，最终必然会懈怠。源头浑浊的水

流，必然不清澈；行为不诚实的人，名声必然受损。名声不会凭空产生，声誉不会自动增长。功成名就，名誉不能虚假，必须发自内心。只说不做，即使能言善辩，也不会被人听信。虽然努力但夸耀功劳，即使辛苦，也不会被人认可。聪明的人内心明白但不多说，努力但不夸耀功劳，这样才能扬名天下。言语不在于多而在于智慧，不在于华丽而在于清晰。因此，智慧和清晰存在于自身，而情感则相反。善行如果没有发自内心，就不会持久；行为如果没有经过自身辨别，就不会确立；名声不能简单获得，声誉不能靠技巧建立，君子是用自己的行为来承载名声的。追求利益的人，会忘记名声，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天下的士人。

03章 所染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，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。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！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，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谷。此四王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僂，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，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

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染于藉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知伯瑶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。此六君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

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以其行理也。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；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，创作比周，则家日损，身日危，名日辱，处官失其理矣，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刀之徒是也。诗曰“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解释

墨子看到染丝的人，感叹道：“丝染上青色就变成青色，染上黄色就变成黄色，所浸染的颜色变了，丝的颜色也随之改变。经过五次浸染，丝就会呈现出五种不同的颜色。因此，染丝的过程必须谨慎！”

不仅仅是染丝如此，国家也是如此。舜受到许由、伯阳的影响，禹受到皋陶、伯益的影响，汤受到伊尹、仲虺的影响，武王受到太公、周公的影响。这四位君王，因为所受到的影响得当，所以能够称王天下，成为天子，他们的功名覆盖天地。凡是提到天下仁义的显赫人物，必然会提到这四位君王。

夏桀受到干辛、推哆的影响，殷纣受到崇侯、恶来的影响，厉王受到厉公长父、荣夷终的影响，幽王受到傅公夷、蔡公谷的影响。这四位君王，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，所以国家灭亡，自身也遭到杀害，成为天下的耻辱。凡是提到天下不义的耻辱人物，必然会提到这四位君王。

齐桓公受到管仲、鲍叔的影响，晋文公受到舅犯、高偃的影响，楚庄王受到孙叔、沈尹的影响，吴王阖闾受到伍员、文义的影响，越王勾践受到范蠡、大夫种的影响。这五位君主，因为所受到的影响得当，所以能够称霸诸侯，他们的功名传于后世。

范吉射受到长柳朔、王胜的影响，中行寅受到籍秦、高强的影响，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、太宰嚭的影响，知伯瑶受到智国、张武的影响，中山尚受到魏义、偃长的影响，宋康王受到唐鞅、佗不礼的影响。这六位君主，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，所以国家灭亡，自身遭到刑戮，宗庙破灭，断绝后代，君臣离散，百姓流亡。凡是提到天下贪婪暴虐、苛政扰民的人物，必然会提到这六位君主。

君主之所以能够安定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合乎道理。行为合乎道理，是因为所受到的影响得当。因此，善于做君主的人，会努力选拔人才，而轻松地治理官员。不善于做君主的人，会耗费精力，愁心劳意；然而国家却更加危险，自身也更加受辱。这六位君主，并不是不重视国家、不爱惜自身，而是因为不懂得关键所在。不懂得关键所在，是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。

不仅仅是国家如此，士人也是如此。如果他的朋友都崇尚仁义，淳朴谨慎，敬畏法令，那么他的家庭会日益兴旺，自身会日益安定，名声会日益显赫，做官也会合乎道理，像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这样的人就是如此。如果他的朋友都喜欢自夸、争强好胜，结党营私，那么他的家庭会日益衰败，自身会日益危险，名声会日益受辱，做官也会失去道理，像子西、易牙、竖刀这样的人就是如此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必须选择所浸染的对象，必须谨慎所浸染的对象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解释：

这段文字通过染丝的比喻，强调了环境、朋友和导师对个人和国家的重要影响。墨子认为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，所受到的影响（即“染”）都会决定其命运。如果受到的是正面、有益的影响，个人和国家就会兴旺发达；如果受到的是负面、有害的影响，个人和国家就会衰败甚至灭亡。因此，墨子主张要谨慎选择所接触的人和事，尤其是君主和士人，必须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正面影响的人作为朋友和导师。这一思想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，提醒人们在生活中要慎重选择交往对象，避免受到不良影响。

04章 法仪

子墨子曰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仪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，无有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，皆有法。虽至百工从事者，亦皆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衡以水，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辩也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，奚若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。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，奚若？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，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，莫可以为治法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：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，必度于天。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？以其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也。

今天下无大小国，皆天之邑也。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刍牛羊，豢犬猪，洁为酒醴粢盛，以敬事天。此不为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？故曰：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曰：杀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？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

昔之圣王禹汤文武，兼爱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皆宾事之。暴王桀纣幽厉，兼恶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诟天侮鬼。其贼人多，故天祸之，使遂失其国家，身死为于天下僂，后世子孙毁之，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纣幽厉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汤文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恶人贼人以得祸者，亦有矣。

解释

墨子说：天下从事各种工作的人，都必须有法度可循。没有法度而事情能够成功的，是没有的。即使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成为将相，也都有法度。即使是各种工匠从事工作，也都有法度。工匠们用矩尺来画方形，用圆规来画圆形，用绳子来画直线，用水来测量水平，用悬锤来校正垂直。无论工匠的技巧高低，都以这五种工具为法度。技巧高超的工匠能够准确地使用这些工具，技巧不高的工匠虽然不能完全准确，但按照这些工具来工作，也能做得比自己随意操作更好。因此，各种工匠从事工作，都有法度可依。现在，治理天下和治理大国的任务，却没有法度可依，这还不如工匠们明智。

那么，应该以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度呢？如果都以父母为法度，怎么样？天下的父母很多，但仁爱的父母却很少。如果都以父母为法度，这法度就不仁爱。法度不仁爱，就不能作为法度。如果都以老师为法度，怎么样？天下的老师很多，但仁爱的老师却很少。如果都以老师为法度，这法度就不仁爱。法度不仁爱，就不能作为法度。如果都以君主为法度，怎么样？天下的君主很多，但

仁爱的君主却很少。如果都以君主为法度，这法度就不仁爱。法度不仁爱，就不能作为法度。因此，父母、老师、君主三者，都不能作为治理的法度。

那么，应该以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度呢？所以说：不如以天为法度。天的行为广大无私，它的恩泽深厚而不求回报，它的光明长久而不衰败，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天为法度。既然以天为法度，那么一切行动和作为，都必须以天为准则。天所希望的，就去做；天所不希望的，就停止。然而，天希望什么，厌恶什么呢？天必然希望人们相互爱护、相互帮助，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、相互伤害。怎么知道天希望人们相互爱护、相互帮助，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、相互伤害呢？因为天普遍地爱护人们，普遍地帮助人们。怎么知道天普遍地爱护人们，普遍地帮助人们呢？因为天普遍地拥有人们，普遍地养育人们。

现在，天下无论大国小国，都是天的领地。人们无论年幼年长、贵贱高低，都是天的臣民。因此，人们都喂养牛羊，豢养犬猪，准备酒食，以恭敬地侍奉天。这不就是天普遍地拥有人们、普遍地养育人们吗？天既然普遍地拥有和养育人们，那么它怎么会不希望人们相互爱护、相互帮助呢？所以说：爱护人、帮助人的人，天必然赐福给他们；憎恨人、伤害人的人，天必然降祸给他们。所以说：杀害无辜的人，会得到不祥的报应。那么，天怎么会因为人们相互杀害而赐福给他们呢？因此可以知道，天希望人们相互爱护、相互帮助，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、相互伤害。

古代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普遍爱护天下的百姓，带领他们尊敬天、侍奉鬼神，他们帮助的人很多，所以天赐福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天子，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侍奉他们。暴君桀、纣、幽、厉，普遍憎恨天下的百姓，带领他们辱骂天、侮辱鬼神，他们伤害的人很多，所以天降祸给他们，使他们失去国家，死后被天下人唾骂，后世子孙也一直谴责他们，直到今天。因此，做坏事而得到祸患的，是桀、纣、幽、厉这些人；爱护人、帮助人而得到福泽的，是禹、汤、文、武这些人。爱护人、帮助人而得到福泽的人有，憎恨人、伤害人而得到祸患的人也有。

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法度的重要性，并提出以“天”作为治理的最高法度。墨子认为，无论是工匠还是将相，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才能成功。在治理国家时，不能以父母、老师或君主为法度，因为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仁爱的。相反，天是广大无私、恩泽深厚、光明长久的，因此应该以天为法度。天希望人们相互爱护、相互帮助，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、相互伤害。因此，治理国家时应该遵循天的意愿，爱护人民、帮助人民，这样才能得到天的赐福，否则将受到天的惩罚。墨子通过历史上的圣王和暴君的例子，进一步说明了遵循天意的重要性。

05章 七患

子墨子曰：国有七患。七患者何？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，一患也；边国至境，四邻莫救，二患也；先尽民力无用之功，赏赐无能之人，民力尽于无用，财宝虚于待客，三患也；仕者持禄，游者忧交，君修法讨臣，臣慑而不敢拂，四患也；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，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，四邻谋之不知戒，五患也；所信不忠，所忠不信，六患也；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以事之，赏赐不能喜，诛罚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国，必无社稷；以七患守城，敌至国倾。七患之所当，国必有殃。

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，则君无养；民无食，则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务也，地不可不立也，用不可不节也。五谷尽收，则五味尽御于主；不尽收，则不尽御。一谷不收谓之谨，二谷不收谓之旱，三谷不收谓之凶，四谷不收谓之馈，五谷不收谓之饥。岁谨，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；旱，则损五分之二；凶，则损五分之三；馈，则损五分之四；饥，则尽无禄，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，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，大夫彻县，士不入学，君朝之衣不革制，诸侯之客，四邻之使，雍食而不盛；彻骖騑，涂不芸，马不食粟，婢妾不衣帛，此告不足之至也。

今有负其子而汲者，队其子于井中，其母必从而道之。今岁凶，民饥，道谨，此疚重于队其子，其可无察邪！故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；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。夫民何常此之有！为者寡，食者众，则岁无丰。

故曰：财不足则反之时，食不足则反之用。故先民以时生财，固本而用财，则财足。故虽上世之圣王，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！然而无冻饿之民者，何也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。故《夏书》曰：“禹七年水”，《殷书》曰：“汤五年旱。”此其离凶饿甚矣。然而民不冻饿者，何也？其生财密，其用之节也。

故仓无备粟，不可以待凶饥；库无备兵，虽有义，不能征无义；城郭不备完，不可以自守；心无备虑，不可以应卒，是若庆忌无去之心，不能轻出。

夫桀无待汤之备，故放；纣无待武王之备，故杀。桀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，何也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。故备者，国之重也。

食者，国之宝也；兵者，国之爪也；城者，所以自守也；此三者，国之具也。故曰：以其极役，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；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，非此也。苦于厚作斂于百姓，赏以赐无功，虚其府库，以备车马、衣裘、奇怪；苦其役徒，以治宫室观乐，死又厚为棺槨，多为衣裘。生时治台榭，死又修坟墓，故民苦于外，府库单于内，上不厌其乐，下不堪其苦。故国离寇敌则伤，民见凶饥则亡，此皆备不具之罪也。且夫食者，圣人之所宝也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“国无三年之食者，国非其国也；家无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”此之谓国备。

解释

墨子指出，国家有七种祸患，这些祸患会导致国家灭亡或陷入灾难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 **第一患**：国家不重视城防和护城河的建设，反而大兴土木修建宫殿。这表明国家忽视了防御，导致外敌入侵时无法自保。

2. **第二患**：当邻国侵犯边境时，周边国家无人救援。这说明国家在外交上孤立无援，无法获得盟友支持。
3. **第三患**：君主耗尽民力去做无用之事，赏赐无能之人，导致民力浪费，财富耗尽于无意义的接待和赏赐。
4. **第四患**：官员只顾保住俸禄，游说者只关心结交权贵，君主制定严苛法律惩治臣子，臣子因恐惧而不敢直言进谏，导致国家内部缺乏正直和忠诚。
5. **第五患**：君主自以为聪明而不问政事，自以为国家强大而不做防御准备，邻国图谋侵略却不知警惕，最终陷入危险。
6. **第六患**：君主信任的人不忠诚，忠诚的人却不被信任，导致国家内部人心涣散，无法团结一致。
7. **第七患**：粮食储备不足，大臣无法履行职责，赏赐无法让人高兴，惩罚无法树立威严，国家陷入混乱。

这七种祸患的存在，必然导致国家灭亡或陷入灾难。

墨子进一步强调，粮食是人民生存的根本，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基础。如果人民没有粮食，君主就无法治理国家。因此，粮食生产、土地管理和资源节约都至关重要。如果粮食歉收，国家应根据灾情严重程度削减官员俸禄，甚至取消俸禄，只提供基本口粮。在灾荒时期，君主和贵族应减少奢侈生活，节约资源，以应对危机。

墨子还指出，灾荒会导致人民生活困苦，进而引发社会动荡。因此，国家应未雨绸缪，储备粮食、加强防御、完善城防，以应对突发情况。历史上的夏禹和商汤都曾面临严重的水旱灾害，但由于他们注重节约和储备，人民得以免于饥寒。

最后，墨子强调，粮食、军队和城防是国家生存的三大要素。君主应合理征用民力修建城防，适度征收赋税，避免过度压榨百姓。如果君主只顾享乐，不顾百姓疾苦，国家将陷入内忧外患，最终走向灭亡。因此，国家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，确保三年以上的粮食供应，否则国家将无法维持。

总的来说，墨子通过“七患”告诫君主，必须重视粮食储备、加强防御、节约资源、关心民生，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
06章 辞过

子墨子曰：古之民，未知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。下润湿伤民，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为宫室之法，曰：室高足以辟润湿，边足以圉风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宫墙之高，足以别男女之礼。谨此则止，凡费财劳力，不加利者，不为也。役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，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非此也，苦于厚作敛于百姓。是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便于生，不以为观乐也；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，不以为辟怪也。故节于身，诲于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。

当今之主，其为宫室，则与此异矣。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宫室，台榭曲直之望，青黄刻镂之饰。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象之，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、振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。君实欲天下之治，而恶其乱也，当为宫室，不可不节。

古之民，未知为衣服时，衣皮带茭，冬则不轻而温，夏则不轻而清，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，故作诲妇人，治丝麻，楦布绢，以为民衣。为衣服之法，冬则练帛之中，足以为轻且暖，夏则絺绤之中，足以为轻且清，谨此则止。故圣人之为衣服，适身体，和肌肤，而足矣。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。当是之时，坚车良马不知贵也，刻镂文采，不知喜也。何则？其所道之然。故民衣食之财，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，何也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，而不感于外也。是以其民俭而易治，其君用财节而易贍也。府库实满，足以待不然，兵革不顿，士民不劳，足以征不服。故霸王之业，可行于天下矣。

当今之主，其为衣服，则与此异矣，冬则轻暖，夏则轻清，皆已具矣，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，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镂，以为身服，此非云益暖之情也。单财劳力，毕归之于无用也，以此观之，其为衣服非为身体，皆为观好，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也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好淫僻之民，欲国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衣服不可不节。

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，素食而分处，故圣人作，诲男耕稼树艺，以为民食。其为食也，足以增气充虚，强体养腹而已矣。故其用财节，其自养俭，民富国治。今则不然，厚作敛于百姓，以为美食刍豢，蒸炙鱼鳖，大国累百器，小国累十，前方丈，目不能遍视，手不能遍操，口不能遍味，冬则冻冰，夏则饰饔，人君为饮食如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富贵者奢侈，孤寡者冻馁，虽欲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食饮不可不节。

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，重任不移，远道不至，故圣王作为舟车，以便民之事。其为舟车也，全固轻利，可以任重致远，其为用财少，而为利多，是以民乐而利之。法令不急而行，民不劳而上足用，故民归之。当今之主，其为舟车，与此异矣，全固轻利皆已具，必厚作敛于百姓，以饰舟车，饰车以文采，饰舟以刻镂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，故民寒；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，故民饥。人君为舟车若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其民饥寒并至，故为奸邪。奸邪多则刑罚深，刑罚深则国乱。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舟车不可不节。

凡回于天地之间，包于四海之内，天壤之情，阴阳之和，莫不有也，虽至圣不能更也。何以知其然？圣人有传：天地也，则曰上下；四时也，则曰阴阳；人情也，则曰男女；禽兽也，则曰牡牝雄雌也。真天壤之情，虽有先王不能更也。虽上世至圣，必蓄私，不以伤行，故民无怨。宫无拘女，故天下无寡夫。内无拘女，外无寡夫，故天下之民众。当今之君，其蓄私也，大国拘女累千，小国累百，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，女多拘无夫，男女失时，故民少。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

寡，当蓄私不可不节。

凡此五者，圣人之所俭节也，小人之所淫佚也。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，此五者不可不节。夫妇节而天地和，风雨节而五谷熟，衣服节而肌肤和。

解释

古代的人民，在不知道建造房屋之前，选择住在山陵高地上，或者居住在洞穴中。因为低洼潮湿的环境会伤害人们的健康，所以圣明的君主建造了房屋。建造房屋的原则是：房屋的高度足以避开潮湿，四周的墙壁足以抵御风寒，屋顶足以应对雪霜雨露，宫墙的高度足以区分男女之礼。做到这些就足够了，凡是浪费财物和劳力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事情，都不应该做。修筑城郭，百姓虽然劳累但不会受到伤害，因为这是正常的劳役；收取租税，百姓虽然付出但不会感到困苦。百姓所苦的不是这些，而是过度的赋税和剥削。因此，圣明的君主建造房屋是为了方便生活，而不是为了观赏和享乐；制作衣服、腰带、鞋子是为了舒适，而不是为了炫耀和奇特。君主以身作则，节俭自律，教导百姓，因此天下百姓能够治理，财用能够充足。

而现在的君主建造房屋，却与古代不同。他们过度剥削百姓，掠夺百姓的衣食之财，用来建造豪华的宫室、亭台楼阁，装饰得富丽堂皇。君主如此奢侈，左右的人也纷纷效仿，结果国家的财用不足以应对灾荒，无法救济孤儿寡妇，导致国家贫困，百姓难以治理。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，厌恶混乱，那么在建造房屋时，必须节俭。

古代的人民，在不知道制作衣服之前，穿着兽皮和草绳，冬天不轻便但温暖，夏天不轻便但凉爽。圣明的君主认为这不符合人的需求，于是教导妇女纺织丝麻，制作布帛，为百姓提供衣物。制作衣服的原则是：冬天用丝帛制作，足以轻便且温暖；夏天用细麻布制作，足以轻便且凉爽。做到这些就足够了。因此，圣人制作衣服，是为了适应身体，舒适肌肤，而不是为了炫耀和取悦愚民。在那个时代，坚固的车马并不被看重，雕刻和彩绘也不被喜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追求的是实用的东西。所以百姓的衣食之财，家家户户足以应对旱涝灾害和饥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保养的道理，不受外物的诱惑。因此，百姓节俭而容易治理，君主用财节制而容易满足。国库充实，足以应对意外；兵器不损坏，百姓不劳累，足以征讨不服的国家。因此，霸王的功业可以在天下推行。

而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，却与古代不同。冬天已经轻便温暖，夏天已经轻便凉爽，但他们仍然过度剥削百姓，掠夺百姓的衣食之财，用来制作华丽的锦绣衣物，用金银制作钩带，用珠玉制作佩饰，妇女忙于刺绣，男子忙于雕刻，制作这些衣物并不是为了增加保暖的效果，而是为了炫耀和美观。结果浪费了财物和劳力，最终都归于无用。由此可见，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，而是为了观赏，因此百姓变得放纵而难以治理，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。以奢侈的君主治理放纵的百姓，想要国家不乱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，厌恶混乱，那么在制作衣服时，必须节俭。

古代的人民，在不知道制作饮食之前，素食而分散居住，所以圣人教导男子耕种，为百姓提供食物。制作食物的原则是：足以增加力气，充实身体，强壮体魄，滋养腹部。因此，他们用财节制，自我保养节俭，百姓富裕，国家安定。而现在却不是这样，君主过度剥削百姓，用来制作美味佳肴，蒸煮烤炙鱼鳖，大国堆积上百件器皿，小国堆积十件，面前摆满食物，眼睛不能全部看到，手不能全部拿起，口不能全部品尝，冬天食物结冰，夏天食物变质。君主如此奢侈饮食，左右的人也纷纷效仿，结果富贵者奢侈，孤儿寡妇者挨饿受冻，即使想要国家不乱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，厌恶混乱，那么在制作饮食时，必须节俭。

古代的人民，在不知道制作舟车之前，重物无法搬运，远道无法到达，所以圣明的君主制作了舟车，以方便百姓的交通。制作舟车的原则是：坚固轻便，可以承载重物，到达远方，用财少而获利多，因此百姓乐于使用。法令不严苛而能推行，百姓不劳累而君主财用充足，因此百姓归附。而现在的君主制作舟车，却与古代不同，坚固轻便已经具备，但他们仍然过度剥削百姓，用来装饰舟车，装饰车马用彩绘，装饰舟船用雕刻。妇女放弃纺织而去刺绣，因此百姓受冻；男子放弃耕种而去雕刻，因此百姓挨饿。君主如此制作舟车，左右的人也纷纷效仿，结果百姓饥寒交迫，因此产生奸邪。奸邪多则刑罚重，刑罚重则国家混乱。如果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，厌恶混乱，那么在制作舟车时，必须节俭。

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，包容于四海之内的事物，天地之情，阴阳之和，都是自然存在的，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圣人传下来的道理是：天地，称为上下；四时，称为阴阳；人情，称为男女；禽兽，称为牡牝雄雌。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，即使是先王也不能改变。即使是上古的圣人，也一定有私欲，但不因此损害德行，因此百姓没有怨恨。宫中没有被拘禁的女子，因此天下没有鳏夫。宫内没有被拘禁的女子，宫外没有鳏夫，因此天下人口众多。而现在的君主，蓄养私欲，大国拘禁女子上千，小国拘禁女子上百，因此天下的男子大多没有妻子，女子大多被拘禁没有丈夫，男女错过婚嫁的时机，因此人口减少。如果君主真的希望人口众多，厌恶人口减少，那么在蓄养私欲时，必须节制。

这五个方面，是圣人节俭的地方，是小人放纵的地方。节俭则昌盛，放纵则灭亡，这五个方面不可不节制。夫妇节制则天地和谐，风雨节制则五谷丰收，衣服节制则肌肤舒适。

解释：

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了古代圣明君主与当今君主在建造房屋、制作衣服、饮食、舟车以及蓄养私欲等方面的不同做法，强调了节俭的重要性。古代君主注重实用性和百姓的福祉，而当今君主则追求奢华和享乐，导致国家贫困、百姓难以治理。作者通过对比，指出君主应当以身作则，节俭自律，教导百姓，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繁荣。